

诗文艺术论集

7.39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

评书艺术论集

Pingshu Yishulunji

本社 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鞍山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3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1/2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特约编辑：宫钦科 封面题字：王廷凤

封面设计：志远 责任校对：唐惠凡

统一书号：10158·1090 定价：1.20元

目 录

- 序 李春元 (1)
- 北方大书的书目更新问题 戴宏森 (3)
- 评书艺术美初探 孙惠弟 (11)
- 对症下药 量体裁衣 耿 瑛 (21)
- 评书源流初探 滕利宁 (29)
- 杂谈评书与评剧 徐 魁 (39)
- 新编历史评书刍议 王增光 张志勋 (45)
- 谈北京评书的笔法 陈荫荣 (58)
- 传统评书人物得失谈 倪钟之 (67)
- 从《说岳全传》到《岳飞传》 李 微 (74)
- 刚柔相济 娓娓动听
——浅谈杨田荣的表演艺术 杨佩琴 (84)

博采众长 融汇古今

- 略谈袁阔成的评书表演艺术 赵 博 (90)

含蓄细腻 精湛传神

- 谈陈青远的语言艺术 裴福存 (105)

刘兰芳的说表艺术 宫钦科 (114)

渊博 新颖 精粹 俏生

- 小论田连元 田 维 (125)

浅谈单田芳的评书结构 白树荣 (136)

丁《西汉》“四性”浅说 郝 赫 (142)

评书的人物和景物 李桐森 (150)

评现代评书《白楼锄奸》

- 和尹阔良的表演艺术 张 林 (157)

《雍正剑侠图》剖析 脱士明 (169)

评《三侠剑》 倪钟之 (186)

序

李春元

一九八六年五月，中国曲艺家协会辽宁分会、春风文艺出版社、鞍山市文化局、鞍山市文联和鞍山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千山书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名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切磋书艺，畅所欲言，共同研讨评书艺术的繁荣发展。

会上，各路名家、新秀共演出六台二十七个节目，百花竞放，各吐芳艳，展示了评书艺术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在学术讨论会上，专家、学者们共宣读论文二十七篇，从不同角度对评书艺术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这是“千山书会”的最大收获。

评书历史悠久，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多少年来深深扎根于群众的土壤之中，对于建设精神文明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为此，我们从诸多论文中选出一批佳作，汇编成书。相信，对评书艺术的繁荣发展将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编入本书的二十篇论文，大都是宣读后，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又经过作者加工修改了的。按其内容，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对评书艺术的综合研究，其中包括评书的源流、书目的现状与更新、评书与美学、传统评书的艺术结构和人物描写等等；二是对北方评书代表书目的研究，其中有传统书目，也有现代书目和新编历史题材的评书。既探讨了优秀

传统评书《岳飞传》、《西汉》，新编历史评书《百年风云》和现代评书《白楼锄奸》，也对《三侠剑》和《雍正剑侠图》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具体的分析评论；三是评介了辽宁几位著名的评书演员，如杨田荣、袁阔成、陈青远、刘兰芳、田连元、单田芳和丁建中等同志，论述了他们的艺术风格与表演特色。

理论文章贵在探索，毋庸讳言，有的文章还缺乏一定的力度和深度，以新的观念、新的理论，从宏观角度研究探讨评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不够，但，这本书却是一个可喜的起步，它是建国以来出版的第一部评书论文集，热望它能成为引玉之砖，进一步推动评书艺术的理论研究工作，为繁荣评书艺术，提高表演水平起到积极的作用。

希冀着下届“千山书会”能有更多更好的理论文章问世！

1986. 9 .22

北方大书的书目更新问题

戴宏森

说大书历来是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遍及华北、东北的北方评书、鼓书是大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北方大书艺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随着大发展，各阶层听众对大书艺术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现有大书书目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必须予以更新，这是说书界面临着的最大问题。书目的更新，一方面要进行传统书目的推陈出新、拆迁改造；一方面要建设一大批新的书目。只有进行书目更新，才能进一步发挥大书艺术在丰富人民文化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应有的积极作用。

现在城乡大书演员经常说唱的绝大多数仍是传统书目。北方传统大书家底情况究竟怎样呢？

根据粗略的调查统计，有师承渊源的北方重要长篇传统书目共有六十部（那些流传不广的自编改编书、续书等未计在内），加上《聊斋志异》（短篇评书集）是六十一部。这六十一部大书从故事所依托的朝代来分类是：商周一部，春秋战国五部，汉三部，晋一部，唐十二部，宋二十一部，明六部，清十部，民国一部。唐、宋、清三代的书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近几年对传统书目的整理、改编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是有目共睹的。在上述大书中，已有底本整理、改编出版或部分出版的（包括少数南方同一书目大书）计有《三国》、《水浒》、《吴越春秋》、《前后七国志》、《西汉》、《东汉》、《隋唐》、《说唐后传》、《少西唐》、《薛刚反唐》、《月唐》、《飞龙传》、《杨家将》、《十二寡妇征西》、《呼家将》、《三下南唐》、《小五虎演义》、《曹家将》、《精忠说岳》、《岳家军》、《明英烈》、《大红袍》等二十二部，已有可用底本正陆续组织整理出版的有《英烈春秋》、《马潜龙走国》、《大西唐》、《粉妆楼》、《龙潭鲍骆》、《五代残唐》、《刘金定》、《万花楼》、《三侠五义》、《小八义》、《大明兴隆传》、《清宫外史》、《燕子李三》等十三部，有整理可能而未得适当底本的有《封神榜》、《东周列国志》、《西游记》、《五女兴唐》、《包公案》、《小五义》、《济公传》、《彩云球》、《刘公案》等九部。其余是内容有较大争议不经彻底改造不能出版和根本无法出版的，共有十六部，大多属于侠义、公案类。^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列书目不含未经整理、改编的旧说部；另外，一部书有的出了几种本子，其书名与过去惯用者有了多种改动，由于加工程度不同，著者署名也是很不一致的。

从这份不十分完全的遗产单子，又能看出什么问题呢？

当然应该肯定，我国北方大书遗产中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精华是丰富的，象《三国》、《水浒》、《说岳》、《杨家将》、《呼家将》、《隋唐》、《西汉》、《明英烈》等书在教育鼓舞人民、弘扬祖国文化、传播历史知识、养成民

族心理素质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许多说书家为加工表演这些大书献出了毕生的精力，积累了宝贵成果。就是那些思想内容不大好的书，有不少其艺术技巧和所含民俗知识、社会知识也有许多可取之处。

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应看到，我们的家底主要就是这么一些，它产生于封建社会，其可取的精华部分是有限的。对于书中的封建伦理观念和英雄史观，通过整理工作也不可能完全清除。再过几年，即使占总数百分之七十有可能改造利用的传统书目都被整理出版，而且出版更多更好的本子，并传讲开去，也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加上新书数量不多，质量相对不高，流传也不广，这是不足以担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的。

因此，书目必须更新。新书目的题材应该是自由多样的，适应各层次听众的需要，但是我们应该把爱国主义题材和社会主义题材摆在最重要的地位。

目前，一个以振兴中华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爱国主义热潮已经在十亿中国人民当中兴起。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就曾指出：“总结中国人民斗争的历史经验，正确地认识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祖国的责任，用中国人民对自己力量和前途的信心来扫除一切民族自卑心理，使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发扬光大。——这应当成为我们今天思想战线上一个十分重大的战斗任务。”

利用说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直是我国说书家值得自豪的优良传统。但是，传统书中歌颂过的历史上杰出人物、

爱国志士实在太不够了。在上述《人民日报》文章中列举了我国历史上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八十二人（内有少数民族七人），传统书中所涉及的只有其中孙武、孙膑、嬴政、刘邦、曹操、诸葛亮、华佗、李世民、李白、黄巢、岳飞、朱元璋、爱新觉罗·玄烨等十三人，而嬴政、曹操、黄巢还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这种不适应的状况，只有靠建设新的书目和改造老的书目才能得到根本改变。这已经引起了当代编书家、说书家的注意。一些同志已经致力于近代史题材的大书创作，如中国铁路文工团沈永年、田战义两同志继合作编演《林则徐》之后，正在着手编写以孙中山先生为主要人物的大书《民国风云》。鞍山市曲艺团单田芳同志的《百年风云》也陆续编出和演播。在古代史方面，听说湖北有人在编于谦的书，北京有人在编戚继光的书，福建有人在编郑成功的书等等。中篇书宣扬爱国主义的更多。这些书演播后，立即引起听众的强烈反响。刘兰芳同志在老山前线慰问以《还我河山》一剧书，赢得了战士们的欢迎。我们的确应该把更多的爱国主义题材新书奉献给广大现代化建设者们、前线战士们和海外侨胞们。

编演古代历史上的爱国主义题材的大书，常常会碰到民族关系的问题。现在历史学界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存在着争论。有人主张，为了维护民族团结，在历史研究中某些问题要避讳；有人则主张不应避讳；也有人主张历史研究不应避讳，文艺创作、演出则应避讳。当然，要避讳也是很难的，问题是怎样正确对待。对上演剧目中有关民族关系问题，文化部已经有过原则指示。强调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马

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为指导思想，从中华民族整体观点和民族平等原则出发，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对于一些戏剧演出（包括曲艺）中不利于民族团结和有伤害民族感情的消极因素，要认真加以修改。要从历史的真实出发，对少数民族人物，不能一概丑化。要准确地反映历史上各个民族的关系。要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我们说，历史上民族关系尽管复杂，但不是不可知的，总有是非非可言。近代史上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对付外部敌人，侵略反侵略是非明显。古代史上民族战争就比较复杂，但有一条是清楚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民族压迫，他们赞成平等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并且用反抗来解除这种压迫。”（《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因此，一些民族统治者对其他民族实行压迫政策是非正义的，反抗这种压迫就是正义的，如南宋岳飞抗金就有反抗民族压迫的性质，这种反抗，既保护了被压迫民族的人民，也有利于压迫民族的人民，因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恩选集》第二卷五六六页）有时封建统治者抗击民族压迫是正义的，但转过来压迫别的民族又是非正义的了。有时候民族融合也是要通过战争来实现的，如诸葛亮征云南，实行了民族联合的政策，至今云南少数民族仍怀念诸葛亮、关索等人做的好事。少数民族入中原也不能都看做坏事。如北魏孝文帝元宏是鲜卑族，他实行了汉族和鲜卑族融合的政策，就对历史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在说书讲古中，肯定民族压迫的反抗者和民族联合的促进者都是不会错的，关键在于要准确。我们祖国的疆域是各民族

共同开拓的，在历史上各民族政权之争虽然一般都用“国”的形式，实际上是一家人兄弟之争，不能把少数民族视为外国。据历史学家考察，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少数民族，如匈奴、突厥、老根都是内地人，是后来才迁到大漠南北去的。今天的汉族中有许多人历史上也是属于少数民族的。对于大书中涉及的民族关系，确实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如清代十一部传统书中，有九部是说康、雍、乾三代盛世的，这些书内容庞杂，问题很多，如果说它不好，到底不好在哪里？过去突出说它“维护异族统治”，对此恐怕要做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讲以上这些，无非是要弄清思想，破除疑虑，以便我们大胆而又谨慎地创作、改编和整理，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题材书目的建设。

社会主义题材，应当是我党领导下包括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题材，特别是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题材。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爱祖国，就是爱社会主义的祖国，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事业。建国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北方大书演员、作家的编新演新，产生了并继续产生着许多社会主义题材的新作品、新书目。袁阔成、刘兰芳、田连元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据悉，田连元同志正在创作一部《井岗山演义》。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多数新书不能长久演出，保留传世，演出较多的只有根据小说改编的《红岩》、《烈火金刚》、《林海雪原》、《桥隆飙》、《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节振国》、《战斗在敌人的心脏》等十几部，大都没有话本问世。表现当代社会生活的北方大书几乎没有，近

年河北才搞出一部三十万字的鼓书《莲花魂》。在近年涌现的大量通俗小说、传奇小说中，有一些是表现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但适合大书演出的不多，虽然有的冠以评书的名义。长篇大书的创作的确有自己严格的题材选择性和高难度要求。为了发展北方大书，除了组织创作外，一切可以利用的书曲、小说、戏剧等等的故事素材都应该加以利用。我们多么需要说老山前线的新英雄谱，说改革的新人传奇，说反对不正之风的清廉公案，说具有社会主义人情味的醒世姻缘等等，既富有民族传统特点又充满时代气息的长篇新书，去满足时代和人民的需要啊！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决定消费，消费也制约着生产。对于评书、鼓书这种精神产品，只要富于时代精神，消费量是很大的。电台、电视台需要大书联播节目，但传统书要以时代精神对其内容和形式加以改造。即使是脍炙人口的《三国》、《水浒》、《列国》等古典名著，也面临按照新的历史观点加以改造的任务。我们几位北方说书名家正在从事这项工作。谁能料定这些名著在我们一代或几代说书人口中不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呢！出版部门在整理出版传统书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将大大增加对新书的需求。舞台演出迫切需要能说二三十分钟的精采的大书片断和单段，在形式和技巧上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工厂、农村、部队、学校都需要适合他们口味的新书。如果能编出一部按照中学历史教材内容、顺序演过的知识性的系列讲史新书，辅助青少年学习历史，那将是功德无量的事。

应当看到，只要在编新书和改造旧书中，使爱国主义精

神、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更强烈、更突出，长篇大书艺术就一定能在文学艺术之林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陈云同志一再指示我们，“要出人、出书、走正路。”出书与出人是辩证的统一。书目的更新，必然会带动队伍的建设。作家与表演艺术家（文人与艺人）的结合是我们编改书目的传统经验。文人帮艺人“下挂”，艺人帮文人“入道儿”。作家与艺术家互有长短，只有以各种适当形式结合，才能产生出具有较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美学价值与认识价值的新书。现在可喜的是，一批年轻的大书演员正在成长。希望老一代说书家在传授艺术时，既要传授优秀的传统书，也要传授新书，使我们的新书目得以流传下去。

总之，在大书艺术领域中，对于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一要定珍视它，丰富它；我们这一代人更需要添置一批新的产业，宣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精神，为当代人民服务，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① 这十六部书是：《左传春秋》、《薛仁贵征东》、《回龙传》、《左良传》、《大八义》、《十粒金丹》、《七剑十三侠》、《九义十八侠》、《金刀会七义》、《三侠剑》、《彭公案》、《施公案》、《双镖记》、《于公案》、《永庆升平》、《雍正剑侠图》。

评书艺术美初探

孙惠弟

中国曲艺美学的研究，刚刚起步。评书艺术美学的研究，有待持续而深入的努力。这里提出的探索评书美学的几点心得，是想就教于专家，聊作引玉之砖。

一、评书艺术的一般特性

在进入评书美学探索之前，有必要研究一下评书艺术的一般特性，不可能全面概括这些特性。而提纲挈领地叙述其主要特性，我认为评书有广泛性，灵活性和文学性这样三方面。

（一）广泛性

评书类的曲艺品种是很多的，它分布于从黑龙江到瑞丽江的广阔土地上。北方评书流传于北京、天津、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市，维吾尔族说书则在新疆深受欢迎。苏、扬、杭、福，各州有各州的评话，而其流传则不限于一州一府。湘、鄂、云、川，各省有各省的评书，其影响所及自然也非省界所局限。各地方的评书虽然各具特色，但除方言运用外，似乎在表演上并无本质的差异，甚至在书目上都有极大的相通性。

评书艺术的广泛性，还不只体现于其分布地域之广上，

而且还表现在其欣赏对象的广泛上。从鹤发银须的老翁，到幼儿园里的童稚，几乎都是评书艺术的爱好者。我曾亲见夏日傍晚围坐于扩音喇叭下谛听刘兰芳说《岳飞传》的人群，我也曾听闻家家户户收看电视播放汪文华表演神州擂的实况。不敢说袁阔成说《三国》的广播听众能上千万，陈荫荣《兴唐传》的书册则着实发行了近百万册。

说书艺人不仅活跃在广播电视，而且遍及茶肆酒楼，甚至田间炕头。散布在民间的曲艺家，多半是以评书为业的。

可不可以说：“说故事”，“小说连续广播”等等，都是评书的变种？不必强作肯定的答案，但起码评书的手法与美学原则确是渗透其间了。

（二）灵活性

在各类艺术形式中，恐怕评书是最灵活的一种了。不需要舞台，无需布景，也不要乐队伴奏。一块醒木，曾经是师徒嫡传珍宝，如今也可以完全去掉。桌子板凳没有，可以站着说。“生旦净末丑，神仙龙虎狗，忠奸善恶案，全凭一张口。”演员可以侃侃叙述，可以形声状物，摹神拟态，“开脸儿”，“摆砌末”，无所不能；“赋赞”、“垛句”，皆可运用。一忽儿“起角色”，一忽儿平说，一忽儿又代观众设问：“这位同志说了……”叙事体与代言体的区别，演员与角色的矛盾，到这里都不成问题。

不仅表演形式是灵活的，评书的表演内容也是很灵活的。“古今中外，短打袍带，公案言情，鬼狐神怪”，可说是兼容并蓄。长话短说，可以一带即过；短话长说，可以敷

陈繁衍，洋洋洒洒，象王少堂说武松杀嫂，顿在武松一手掣刀，一手揪潘金莲头发，竟然连讲数日这一刀也未砍下去，演员具有极大的创作自由。

评书艺术的灵活特性还表现在它的变易性上。评书传统书目过去都是师徒口传心授而流传下来的，但每个演员的文化素质与知识面都不同，在演出再创造的过程中，书目不断发生着变易。几乎各地都有《水浒》《三国》的书目，但其演出内容几乎是迥然各异的。这就是说，评书演员具有极广阔的创作空间。

（三）文学性

评书具有可听性，这是毋庸置疑的。评书具有可读性，则还往往被忽略。这里要说的，不是评书情节跌宕的可读性，而是其笔法、语言及典型形象塑造上的共同性。

在所有艺术的门类中，评书大概是最近于文学的一种。文学创作中的“笔法”，也就同评书中的“笔法”，具有很大的共通性。诸如评书中“正笔、倒笔、插笔、伏笔、暗笔、补笔、惊人笔”等十三种笔法，实际都是文学中常用的。如果研究小说之源，可以发现话本对文学的影响，那么，在评书艺术改革中，也不妨直接引用文学笔法的新发展。诸如意识流，生活流，意象现实主义等等，都可以丰富评书的表现手段。

评书的语言是口语化的，它强调使用活跃在人民群众口头上的语言。但评书的语言同样讲求文学性。修辞学的规律，同样适用。凡是成功的说书家，其语言几乎都是讲求准